

夜

奔



小小的客廳，一旁還擺了張方形餐桌，兼作餐廳使用，顯得有些擁擠。

電視是大同十八吋，錄影機也是大同，螢光幕上是伍迪艾倫的片子——我心深處。

錄影帶正好走到 Joey 對她媽媽說：But I love you And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forgive each other 那一段。

陳唯義穿着白色的衛生衣和衛生褲，冷冷地坐在陳舊的沙發上，看着螢幕上屬於別人的愛恨情仇。

電話鈴聲突兀地響了起來，陳唯義離了座，按下錄影機暫停的鍵，緩緩將話筒拿起。

「是大哥嗎？我是阿芳。」
話筒中傳來的是陳唯義的妹妹，陳倩芳的聲音。

「嗯。」唯義隨便應了一聲，等着對方說話。

「明天媽媽出殯，阿叔要你無論如何回來一趟。」

兩人都沒有再說話，電話中的沈默持續了一會兒，直到倩芳的啜泣聲將它打破。

「我知道你跟媽曾有些不太愉快，可是她斷氣前還一直念着你的名字……」

電話內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，在一旁問倩芳：「他怎麼說？」倩芳沒有回答他，話筒被搶了過去。

「阿義嗎？」粗暴的聲音帶着怒氣

「阿叔。」唯義應了一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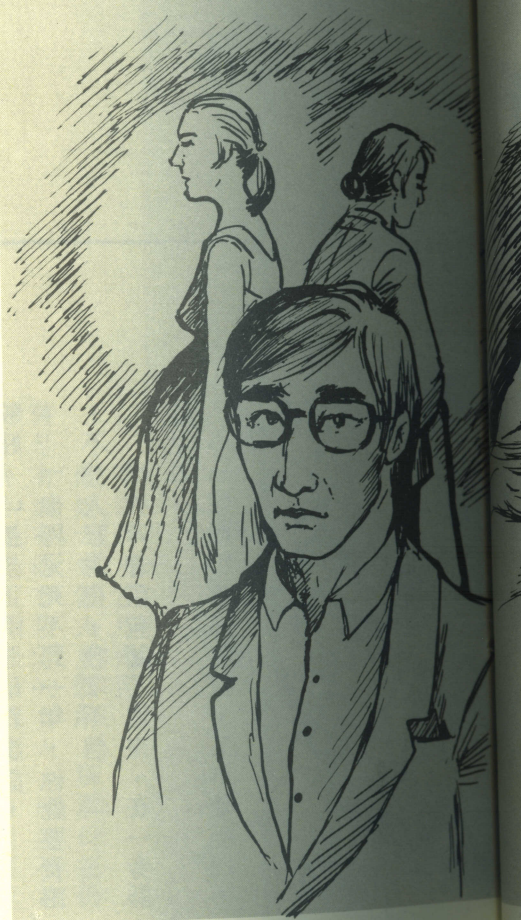
「如果你還知道有阿叔，明天就回來一趟，否則這輩子就永遠不必回來了。」

唯義的叔叔說完話，把話筒狠狠掛上，唯義仍舊把話筒拿在耳邊，裏頭只剩下「都，都，都」急促而有節奏的聲響。

過了一會兒才把話筒掛上，然後馬上又拿起來，撥了個電話出去。

「喂！請找王科長……王科長嗎？我是陳唯義……明天我要請假……有個親戚去世了，明天出殯，我趕回南部去參加葬禮；好，謝謝，再見。」

許明暉



唯義把電話掛上，穿好衣服離開了住處。

不是節日，不是假日，台北火車站內顯得十分空曠。燈光冷清地亮着，車站內走動的人也不似白天匆忙。

唯義在售票處前站定。

「最近的南下火車，是幾點？」

售票小姐仍迷戀於桌上的雜誌，沒有抬頭。

「到那裏？」

「斗南。」

售票小姐抬起頭熟練地在桌上一堆車票中抽出了一張飛快地畫了票。

沒有多浪費唇舌，很快就銀貨兩訖。

唯義看了看手上的車票。是十一點四〇分的普通車，還不到十分鐘就要開車了。

他很快地剪了票。進入月台。

昏暗的月台，不似站內燈火通明，是另一種氣氛。

火車還沒進站，月台上已經有不少人等着上車。時刻表上，這班車是從台北開出南下的最末一班列車。十分鐘前，一班窗明几淨的莒光號剛開走。搭這班普通車的大多是中下階層的人，有着販夫走卒的氣味。

火車進站停妥後，大家一擁而上，有很多人坐一個位子，又把腳放到對面座位上，準備一路睡到底的姿勢。

火車站響起了車子要開的廣播。

唯義走了幾個車廂，找到一個靠走道的位子坐了下来，也把腳伸到對面座位上。

車廂內開烘烘的，有個少婦抱着一個嬰兒在找位子，她請求佔兩個位子的人，讓一個位子給她。

「少年仔，你腳伸下去，讓一個位子給我，拜託啦！我抱一個囡子……」

沒有人睬她，有些人索性閉上雙眼，裝作睡着。

「這些人，真不講理，一個人站兩個位……」

她邊走邊埋怨，走到唯義面前，唯義自動把腳伸下來，少婦在他面前坐了下來。

「多謝你喔！少年仔！」

少婦滿懷感激，唯義却面無表情，不當它一回事。

火車緩緩開動，少婦懷中的嬰兒哭了起來，任憑少婦百般哄騙，仍無法使嬰兒安靜下來，周圍準備睡覺的人不滿

地望着這對母子。

「大概是餓了。」少婦自言自語。

少婦解開衣扣，露出乳房，讓嬰兒吃奶，嬰兒滿足的吸吮着。

唯義望着這對母子，燈光雖然昏暗，仍叫他連想起嬰兒奶粉的廣告畫片。

不過那樣的畫片，永遠是別人的母親和別人的子女，自己躺在母親懷中吸奶的情景，絕對是記憶以外的事。

唯義第一次用腦筋去思考母親的形象，是小學二年級的時候。母親節前在學校作文課，時而國字時而注音地寫「我的媽媽」。

小學生心目中的母親，永遠美麗、慈祥、和藹。那個時候的小孩挑剔的不多，不似現在精明。

唯義的爸爸，那時候剛過世，母親的偉大更是天經地義。

那一天唯義回到家，他叔叔正在他家。

「阿嫂，那塊田，我看還是賣掉比較好。」叔叔正跟他母親說話。

「你阿兄死不到一年，你就要賣田，不被人說死，我才不信。」

唯義背着書包闖了進來，在一旁靜靜站着。

「怎麼不會叫阿叔，又不是啞巴。」

「唯義的母親斥責他。」

「阿叔。」

「嗯，真乖。」唯義的叔叔，心不在焉，隨便應了一句。

「你如果想要賣田，還是過一陣子再說吧。」

大人又回到正事，唯義無趣地走開。

那天晚上，唯義趴在床上，用蠟筆畫母親——準備送給母親當禮物。

倩芳那時紮着兩條辮子，掛着鼻涕，剛上幼稚園，在一旁專心的看着。

「你在畫什麼？」正是跟着哥哥後面跑，事事都好奇的年齡。

「笨蛋，連媽媽都看不出來。」

「媽媽才沒這麼醜。」一副小管家婆的嘴臉。

「要你管，去睡啦。」

「媽媽的嘴巴也不是綠色的。」

「去睡啦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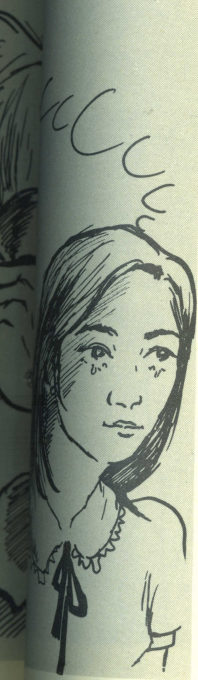
唯義用心地着色，連衣服的花紋都畫出來。

畫完後倩芳已經在一旁睡得不省人事。

唯義端詳了一下自己的作品，然後抓着畫像朝母親房間跑去。

唯義母親房間內的燈還亮着，光線從門縫裏洩了出來，伴着母親和叔叔的淫笑聲。

唯義把眼睛貼近門縫，看見母親的牀上，叔叔在母親身上快速起伏着。





唯義帶着淚痕跑開了。

他比大多數人更瞭解，所謂母親仍舊是有血有肉有慾望的女人。他並不苛求，只是隨着年齡增長，他與母親溝通越來越少，爭執却越來越多。

火車仍舊以它獨特的節奏前進着，唯義從記憶中回到現實。

唯義對面的母子已經睡着了，少婦的嘴角流出口水，睡相有點不堪入目，唯義閉上眼睛，又陷入沈思。

一直到高中，唯義不痛不癢地住在家裏，他不是每週記上寫自己家庭問題的那種人，何況那時也不興這一套，倩芳沒有他早熟，也不及他敏感，兄妹兩感情是有的，只是話也說的不多。

他獨立，除了要錢，很少和他母親說話，雖然不快樂，也算熬了過來。

大專聯考放了榜，唯義考上了醫學系，是鎮上的一件大事。長串的鞭炮響了起來，平時很少走動的親朋也都來祝賀。一向冷清的陳家頓時熱鬧了起來。

唯義的母親在衆人的恭維和祝賀聲中，顯得有些不自然，一輩子除了結婚那天，沒有被如此重視過。

唯義在一旁，默默聽着、看着，偶

而臉上也露出點笑容。事實上，他覺得他的一切與他母親並沒有太大的關連。離開斗南，到台北念書，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新生活的開始，除了經濟外，一切都和斗南劃清界線，不愉快的成長，也一併割捨了。

唯義的色盲是在入學的健康檢查中被發現的。

一個年輕醫師在沈悶的例行檢查中發現了他的色盲。興奮均喚來另一位醫師共同印證。

「沒錯，是紅綠色盲。」兩個醫師都很年輕，初到醫院沒多久，也許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病例。

「還是醫學系呢？」一個醫師指着體檢單上學系的名稱，告訴另一個醫師。

「要命，色盲還報考醫學系。」一來一往的討論，好像唯義並不存在。

「你有色盲喔！」討論完畢，原先檢查的醫師得意地做了宣判。

「可是我家裏沒有人色盲啊！」唯義像是急於辯解些什麼。

「男孩子的色盲一定跟母親有關。如果你媽媽不是色盲，就是色盲潛伏女。」

醫師停頓了一下，似乎正在深思如何跟他解釋這一切。

「色盲絕對不能念醫的，你最好趕快到學校去看看怎麼辦轉學。」醫師盡到了他的職責。

因爲色盲，唯義沒有念成醫學系，改念經濟。唯義的母親讓唯義能聽、能看、能說話、能呼吸、能思考，但卻沒有賦予他辨別花紅柳綠的能力。

火車緩緩停下來，唯義旁邊靠窗坐的乘客要下車，把唯義從回憶中拉了回來。

這時外面正飄着雨。車窗上結了一層薄薄的水氣，霧濛濛的，看不清是那個站。唯義移到靠窗的座位上，用手在車窗上劃出一片清明。

等火車緩緩開動，窗外的黑暗把透明的玻璃變成一面好鏡子，唯義望着鏡中的自己，又入了神。

離開斗南後到台北念書，雖然被迫轉了系，唯義還算過了段甜蜜的日子。

那時候。他遇上周素霞，唯義生命中的第一個女人，也是唯一的女人。

阿霞也是南部上來的，只有高中畢業，沒找到工作，也不和家裏連繫，有一頓沒一頓地過活。

認識沒多久，阿霞就搬到唯義的住處了。

經濟困窘是當然。全靠唯義家裏滙



來的錢，和他兼家教的外快。

兩人倒也未必相愛，生活就是度日子，用不着苛求太多。

沒有結婚，一樣的飲食男女，有時雖不免有些狼狽，小夫小妻自有他們的甜蜜。

有天唯義下了課，捧着書，趕回住處，一進門發現母親和妹妹從南部上來了。

三個女人，氣氛僵得很。唯義闖進來，像是替爆竹點了火。

「媽，你怎麼來了？」久久才擠出這麼一句。

「是啊！我來了，來看你這麼行，拿家裏的錢在台北養女人。」

倩芳在一旁猛拉着她母親的手，企圖阻止她說出更惡毒的話來。

「一個月起，別想家裏再寄錢給你，我錢那裏不好花，給你在外面養女人。」

倩芳拉着她母親的手，越發賣力。

「妳不必阻止我說，該說的說完了，我要走了。」

他母親領着他妹妹走出了唯義的住處。唯義追了出去，沒多久一個人回來。阿霞一個人在屋內輕聲地哭泣着。唯義一邊安慰她，一邊拿手帕幫她擦去臉上的淚痕。

割掉經濟這條臍帶，算是跟母親斷絕所有牽扯，好像也有些值得欣喜。

那天晚上，兩個人仍舊上床辦事。



唯義多找了三個家教，錢還是不夠用，巧婦難爲無米炊，何況阿霞離巧婦還有段距離。

貧賤夫妻百事哀，可喜的是，他們窮得還算開心，直到阿霞懷孕，才算給開心的日子下了休止符。

沒有大人看着，拖了段時間，阿霞才鼓起勇氣到婦產科檢查。知道結果也沒有馬上告訴唯義，怕影響他的期中考试。

等唯義考完試，他才對他說。

「怎麼會呢？不一向算得準嗎？」

唯義實在不願意相信。

阿霞低着頭輕泣，像是承認犯了錯的小孩。

「把它拿掉。」他的語氣是不容討價還價的。

阿霞雖然想要個小孩，可是她也知道他們養不起。

兩個人幾次走到婦產科門前，都沒進去。連唯義也害怕這檔事。

後來鼓足勇氣，他把她拉了進去。

用假名掛號，婚姻關係寫已婚，丈夫的姓名當然也是假的。

診所內，窗明几淨，牆上掛了些中

英文證書，一張價目表，方方正正貼在顯眼的地方
同一檔事，未婚收費比已婚還高出一大截。

「一定要這麼多錢嗎？」唯義心虛地問醫師。臉上早已告訴別人，掛號時填寫的資料是個騙局。

「犯法的事，要擔風險的，收費不能不高些。」

阿霞在一旁無辜地看着兩個男人，談一件跟她有關的事。

「我們湊不出這麼多錢。」一種無奈的坦白。

「那很抱歉，我不能幫你們做。」拒絕是理直氣壯的。

「不能便宜一點嗎？」

「要便宜去找密醫，密醫最便宜。」

「被人殺價，醫師有些生氣。」

兩個人離開診所，併肩在街上走着

「明天我回斗南一趟。」他對她說

第二天，在斗南唯義老家的客廳裏，他和他母親兩頭對面坐着。倩芳也在一旁。

「阿霞，不小心有了孩子，要拿掉，需要一筆錢。」他終於還是得開口跟他母親要錢。

「沒有錢就曉得回家是不是？」語氣冷冷地，但未置可否，唯義等着她表明態度。